

亚洲及其前途

〔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著

新 华 出 版 社

亚洲及其前途

——向各主要强国提出的问题

〔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著

辛耀文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ASIA and the Road Ahead
Issues for the Major Powers
by Robert A. Scalapino
据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年版译出

亚洲及其前途
——向各主要强国提出的问题

〔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著

辛耀文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00,000字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统一书号：3203·026 定价：0.9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分析了中国、美国、苏联、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六国的国情、国力、在亚洲所处的地位及影响、主要对外政策和今后的发展趋向，各国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及前景；着重论述了美国对主要亚洲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外交政策思想、战略考虑和抉择。美国外交人士认为此书是研究美国共和党保守派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亚洲政策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当然它也是一本充分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的书，对有些问题的评述带有阶级偏见，自不待言。

本书作者斯卡拉皮诺是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长期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他同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密切。在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他同里根及里根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任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过往甚密，私交甚笃，对里根的外交思想和对华政策有较大影响，有里根幕后顾问之称。斯卡拉皮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后都访问过中国，对主要亚洲国家也作过多次访问，进行过程度不同的考察了解。他在七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接连发表多种有关亚洲问题的著作，主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人物》、《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变革时代中的美日关系》等。

本书在译出时对个别段落和词句略有删节。

前 言

当代形势多变，动荡不定，因此，从事亚洲—太平洋区域重要国家对外政策趋势和抉择的研究工作蕴含着很大的危险，这是无需赘言的。然而，也许恰恰正是由于目前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才更应该提出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充分运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材料来努力探讨种种抉择和可能出现的前景。

我所探讨的焦点是六个国家：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苏联和美国。此外，我感到有必要把本书所涉及的广大区域划分为五个地区：太平洋地区、东北亚地区、大陆中心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我在讨论这些地区的问题时，常常探讨到本书主要研究对象以外的国家的作用和态度，此外还尽量着重注意那些对外交政策有影响的国内因素。

虽然我试图把那些看来很有道理的对立的论点和见解一一加以陈述，但是我也毫不犹豫地表明我自己偏向何种主张以及我之所以赞成这些主张是出于哪些理由。例如，我坚决相信，美国必须继续认真地参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的事务，必须认识到那个区域内部的种种联系使美国不能采取一种与世隔绝的政策。但是读者定能看出，这并不是主张继续执行

各种老政策，也不是要为不加区别地实行国际主义进行辩护。必须确定一个先后主次。对外政策中使用经济、政治、军事等不同手段的如何结合方为合适，必须定期一再加以研究和调整。但是，如果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在印度支那遭到的失败——所造成的创伤竟导致新老孤立主义主张的胜利，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遇到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本论著是想总结我多年来思考的结果和亲身的经历，所以我在书后附上一篇介绍文献书目的文章^①，而没有采用页末加脚注的办法。关于中国的那一章有几部分是根据我在《外交》季刊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期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与力量对比》改写的。我深深意识到我应该感谢不下数百位亚洲的、美国的、俄国的和其他国家的作者和提供材料的人。我在一九七四年夏天去苏联和亚洲跑了三个月，这是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二十六次去那个地区。对于这些年里所有努力对我给予教诲的人，我都是感激不尽的。但是，在此我必须提一下阅评过此书的全部或一部分，或者曾协助编写文献书目的同事们：乔治·布雷斯劳尔、阿伦·古德曼、唐纳德·赫尔曼、卡尔·杰克逊、查默斯·约翰逊、拉姆·乔希、盖尔·拉皮德斯、威廉·洛克伍德、盖伊·波克尔、纳尔逊·波尔斯比、利奥·罗斯、阿伦·萨姆森、保罗·西伯里、劳伦斯·施雷德、W·R·斯迈泽。对于我的阐述和我的观点，自不应要求上述诸位同事分担责任；但

① 此文提到大批有关国际政治、亚洲形势和亚洲—太平洋区域国家的书籍和文章，本译本未收入此文。——译注

是对于他们乐于为我花费时间并且盛情提出种种建议，我是非常感激的。

我的秘书路易丝·林奎斯和达林·古尔丁做了许多远远超出其本职范围的工作，我对她们深表感激。

我还必须对我的妻子迪伊表示我深深的钦佩。对她说来，这段时间是一段艰难的时日，她使“勇气”这个字眼增添了新的意义。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背 景.....	(1)
第二章	日本：摇摆 in 延续与过渡之间...	(26)
第三章	中国：正在兴起的国家和地区性 强国.....	(57)
第四章	印度：开放带来的创伤.....	(93)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的两难 局面的象征.....	(126)
第六章	苏联：日益勃起的亚洲强国.....	(151)
第七章	美国：改变方针吗？	(189)
第八章	结 论.....	(276)

第一章

背景

在二十世纪的末尾渐渐临近的时候，人们纷纷预言大难即将临头。甚至连那些对经常预报凶兆的人充分存有戒意的观察家也往往是忧虑越来越重。在遇到前所未有的种种问题的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不仅至今未能找到“解决办法”，而且尤为严重的是，我们一直未能创立一种有助于寻求解决办法的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

有人说，挑战定会得到适当的响应；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事实尚未证明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异乎寻常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层出不穷。在面临着严重挑战的情况下，政治领导机构自身通常也几乎无例外地处于危机之中，自己毫无创见，也不能启迪他人。尽管口头上许诺要致力于经济发展（至少在“新兴”国家中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只有不多几位政治上的杰出人物愿意循着那个目标来根据现实情况规定各项工作的先后主次和制订各项政策，而且很少鼓励群众坚决摆脱那些严重妨碍真正兴盛起来的旧道德准则和旧生活方式。即使在所谓的革命国家内部，

也经常以空喊口号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再者，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常常有很大一部分流进新贵们的腰包，或是用于增强国家的力量，结果是一般公民生活的提高比较少，在这同时，他们的个人权利又遭到了削弱。

在全世界几乎普遍崇敬民主的这样一个时刻，民主制度本身却深深陷入了困境，甚至连在开创民主制度的那些国家里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是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的。实质上，问题就在于：在当前这样的时代里，自由与权威、权利与责任究竟应该相互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在趋势是走向极端的这样一个时期里，民主制度是否有助于找到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在目前这个趋向极端的时期里，一方面是高度极权主义的制度，一些自封的优秀人物宣布自己能够反映群众的愿望，因此他们就是民主的；另一方面则是接近绝对自由的一些社会，各种私人利益集团组织强大，鼓噪甚烈，其势力和权威与国家本身不相上下。

自相矛盾的怪现象并不限于一国本身的问题。请看国际舞台的情况：在实行实际可行的国际主义的需要逐渐变得越来越明显的这样一个时刻，民族主义迅速重新崛起的迹象却比比皆是。而且，无论是在“新兴”国家里还是在“先进”国家里都有这种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现象。不顾他人的利益而追求“自我利益”，到头来终将是异想天开的幻想，特别是对重要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然而，目前谁能说这种事情决不会再有人去试一试呢？

承认当代政治经济事务中蕴含着强烈的危机成份，并不是断言当前形势一片漆黑。总账里面还是有实在的或潜在的资产的，其中有些资产数额还相当可观。目前正在各种各样

不同的条件下就许多问题进行谈判和会谈，这种做法对于建立一种实际可行的新世界秩序来说也许比现在所能看到的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如何，决策者今天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是设法发现和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产。然而，如果忽视越积越多的动乱征象，那将是愚蠢的。实际上，这些迹象必须看作太平洋—亚洲各国关系今天所处的大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部份。

这项研究的焦点是太平洋—亚洲区域目前和未来的重要强国的态度和政策。因此，有必要在开头先明确一下这里所用的“重要强国”这个字眼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要说的重要强国是指这样一种国家：由于它所拥有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定的综合力量，它有能力在某个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态度和行动。太平洋—亚洲区域有三个国家可以认为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虽然它们是在不同的方面发挥这种影响的。这三国就是美国、苏联和日本。还有第四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基本上还是一个地区性强国，不过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全球性影响的地区性强国。另有两个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性强国，虽然目前两国中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影响。我们主要关心的正是这六个国家。

我们为什么注意各别国家的情况是无需多作解释的。尽管我们越来越加互相依赖而且有很多问题是一国范围内无法解决的，但是单一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代国际决策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而且，要理解一国的某一立场就需要熟谙那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只有如此，某些在国际上看来也许不合情理得毫无根据的政策才会显出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说至少是可

以解释得通的。政治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领导人员——这些只是对一国的态度和先后主次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中的几种因素。

然而，现在每个国家对问题以及对前途的看法有越来越多的成分是通过其领导人员受到它直接所属的那个大地区的影响而形成的。在安全和经济增长这样一类基本问题上，区域性因素的作用常常不亚于本国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有些分析家甚至认为，今后几十年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大进展将通过区域性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来实现。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区域性关系（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关系）构成这些重要国家对外政策中的重要部分。

对太平洋—亚洲区域来说，在大区域之内再划分几个适当的小地区显得特别重要。无论是以面积大小还是以人口多少来衡量，我们所研讨的这个区域都将近占全世界的一半。而且，这个区域各国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差异之大无以复加。我们决不能忽视某些全局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各区域和各地区，真正具有全球性质。我们在这里已经提及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以后还将重新谈及这些问题。十分可能，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否健康将取决于我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富有创见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在大范围内实行国际主义也有可能遭到失败，即使不是全部失败，至少也可能局部失利，即使不是永远失败，至少也可能暂时失利。现在该是正视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十分可能发生的。这种失败不论以什么形式发生，对某些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显然将比其

他国家和地区受到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尽管如此，人类仍将继续生存下去，双边关系和区域性关系都仍将是十分重要的。

太平洋—亚洲诸地区

幸亏我们要把太平洋—亚洲区域恰当地划分为若干地区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并不想把这些地区当作界线完全分明的地区，而是准备允许划区时有一定的互相重叠。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太平洋—亚洲区域分为五个地区。

太平洋地区，目前美国在这个地区居于战略控制地位，但是苏联的权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益都在增长。而且，这个地区对西临太平洋的西半球几个主要国家——特别是加拿大、墨西哥和若干拉丁美洲国家——都十分重要。它对于北起日本，南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东太平洋各个岛国也是极其重要的。

东北亚，这个地区以日本为中心，但也是俄国、中国和美国各自分别非常坚决地承担了义务的一个地区，它还包括诸如两个朝鲜和台湾之类的较小的国家。

大陆中心地区，这个地区的焦点是近一些年来的那两个主角——苏联和中国。在它们两国之间，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国，虽然朝鲜半岛特别是北朝鲜的地理位置使它难解难分地卷进了中苏关系的漩涡，亚洲南部的某些部分也是如此。

东南亚，按照一般惯例，这个地区包括旧印度支那、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这几个亚洲大陆上的国家；还包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岛国，进一步延伸下去则包

括巴布亚一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

最后是南亚，它包括广阔的次大陆，现在印度在那里居于支配地位，它的北面一排是尼泊尔和不丹这两个喜马拉雅山区国家，两侧是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南面则是斯里兰卡。

在直接论述摆在各重要强国面前的政策抉择之前，让我们先设法找出那些造成每个地区的特点并且非常明显地影响着各重要强国间关系的条件和问题。

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地区既可以单从它的中心地区来谈，也可以从更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谈，把其周围各国也考虑进去。这两种研究办法都是有道理的。现在太平洋中心地区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安全和资源管理。它由许多岛群组成，这些岛群疏密不匀地分布在辽阔浩瀚的水域中。例如，密克罗尼西亚的大约十一万五千居民（不包括关岛的居民）就散居在约摸三百万平方英里的区域内。那里不但人口稀少，而且不属于同种同族。人们可以发现，那里有多种多样的文化、有各不相同的殖民者祖先和种类繁多的经济资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太平洋中心地区一直处于美国的战略控制之下。那种控制是依靠两个条件建立起来的：一是美国得到了以前为日本所占据的那些太平洋岛屿中的大部分岛屿，二是这个地区内没有任何别的重要强国。然而，近些年来太平洋地区也遇到了本地自治或独立这样一些波及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所以，南面的新几内亚—巴布亚已取得独立，某些更小的地方也是如此。自然，在密克罗

尼西亚（主要是美国托管地）的问题上，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压力都逐渐增大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自治或自管成了某些密克罗尼西亚人的奋斗目标，而这个问题总是与为了美国的安全和它对亚洲—太平洋盟国的条约义务而提出的长期需要作为对立的因素同时并提的。美国当局所谈的这个地区的安全一向有两种意义。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意味着要能有足够的军事设施，既能在美国减少它在亚洲人口稠密地区的军事基地的时候充当二、三线阵地，以支持它承担的各项条约义务，又可作为美国自己的适当的外围防务。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种安全一直是以不让任何其他强国在太平洋中部弄到基地这种想法作为基础的。

近几年来，军事技术发生了若干革命性的变化。美国有关太平洋—亚洲地区的战略观念是不是适应这些技术的新发展呢？有些人会提出，从战略观点来看，太平洋中部的那些基地是不必要的，至少规模再加以扩大是不必要的，而从它们所引起的政治反响的角度来看，则是不明智的。他们还怀疑，在太平洋某些地区具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不让他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基地这个目标是否实现得了。另一些人则坚决主张美国在这里的基地需要扩大，而且他们怀疑单是靠这种基地是否足以履行美国在亚洲的义务，特别是对海军设施是否足够更有这种怀疑。因此，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要继续保持美国目前承担的义务，那么，在亚洲大陆上保留某些基地仍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但是，对美国的战略规划工作应该彻底地重新进行研究，此中道理该是很清楚的。而且这种重新研究必须把经济方面

和政治方面的现实情况同战略方面的考虑一起加以衡量。

在此同时，太平洋岛屿居民的政治命运正在逐一决定之中，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将是如此。看来他们大概会走上互不相同的道路。有的将是完全的独立，如新几内亚—巴布亚。另一些地方将是广泛的自治，诸如防务和外交之类的某些领域则保留在前统治当局手中。还有一些情况则将是一种相当于联邦地位的安排，但又不到完全并入某个现有国家体制的程度。这种政治安排会有助于稳定和有关各国人民的进步吗？对这个地区感兴趣的重要强国也能接受这些政治安排吗？

如果认定一九四五年以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保持的近似权力垄断的局面可能即将结束，提出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恰当了。显然，日本在这个地区一度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现在重又在迅速增大了。实际上，日本到八十年代某个时候确实十分可能会成为全太平洋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同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程度比苏联小一点）在战略上对这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兴趣都较前增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种兴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从苏联来说，现在正在大大扩充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它这样做目前是着眼于中国问题的，但是也可以用于达到其他目的。因此，难道不是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想，不出十年苏联和中国的军事威力都将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重大的作用吗？

从太平洋中心地区往外，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性质各异的国家，在亚洲和西半球都有。此外还存在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类国家，它们确切地讲既不算亚洲，又不属西半

球。这后一类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现在又一次处于探求改变基本方向的过程之中。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渐渐瓦解的时候曾脱离英国的政治轨道，改而指望美国给予支持；现在它看来正在逐步解脱自己同华盛顿的特殊联系，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要对亚洲承担义务和参与亚洲事务的国家。它的关心越来越多地转向日本（它同日本已建立广泛而重要的经济关系）、印度尼西亚（它的富裕而人口众多的近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能起一定抗衡作用的国家）这样一些情况各不相同的国家。新西兰也在效法它，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

这些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它们并不能勾销这样一个事实：在亚洲人看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始终都将是西方国家，某些亚洲人的态度和政策也将因此而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且，这两个国家也不可能对亚洲一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任何重大影响。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它们的影响是可观的，但是本身尚不能起关键作用。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此刻是否应该努力创建一个更加富于生命力的太平洋区域共同体？现在是不是该着手在这个地区实行一项更有雄心的区域性计划并辅之以若干组织机构方面的条件呢？这样一个共同体能够解决或者减轻海上管辖权、资源管理、贸易、投资、多国公司和这个地区内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等方面的一些现已存在或即将遇到的棘手问题吗？它能够使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对超越国界的共同合作重新发生兴趣吗？换言之，这种主意在目前的气氛中是不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现已存在的超国家组